



胡长斌 著

纵深

ZONG

SHEN

郾 邨 坝 物 语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纵 深

ZONG SHEN

邕 邕 坝 物 语

胡长斌 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纵深：邬邨坝物语 / 胡长斌著. —贵阳：贵州民族出版社，2017.5

ISBN 978 - 7 - 5412 - 1895 - 8

I. ①纵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6387 号

书 名	纵深——邬邨坝物语
作 者	胡长斌 著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
出 版 地	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大楼
印 刷	贵州创兴彩印厂
开 本	850 mm × 1168 mm 1/32
印 张	8
版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16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12 - 1895 - 8
定 价	28.00 元

邬邨坝是道真南部的一个地名，亦是人口稠密、村庄成片的富庶家园。因工业园区建设，城镇化快速推进，曾经田园牧歌之地演奏为城镇化的交响。“邬邨坝”开始成为一种记忆。“邬邨坝物语”就是关于这种记忆的全方位、多角度的言说。这种言说以走向历史纵深的方式，渐次打开邬邨坝的过往，人事物事立体呈现，地域、村庄、家族的历史隐约可见。沿着古驿道挺进纵深，家国情怀浸淫其间。作者努力营建的邬邨坝物语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、浓郁的民族风情、厚重的文学品质和意味深长的哲学意境，为当下的文学书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式样，是将文史与文学间的藩篱拆除的一种尝试。

序一

打开村落历史纵深的窗口

曾祥铄

几次去道真，任务都太明确、太具体，竟无暇实现多次提及的一个愿望：去长斌故乡邬邨坝一游。近些年县城扩容，打造工业园区，建筑更易，山河改容，村民星散，浸透农耕文明的邬邨坝不复存在。愿望成了空想。

还是见到了满贮乡愁的邬邨坝，是在长斌的新作《纵深——邬邨坝物语》（以下简称《纵深》）之中。

当年若去到长斌家居之地，大体会途经其家门的古驿道在村庄周围转悠转悠；现在，驿道两端连接的他方地域，白马山、羊子岩下傍河的一个又一个村庄，当时目力难以达到之地，也都一一尽收眼底。

当年若漫步于古驿道上，眼前的山峦、河流、田野，只能是某一特定季节、特定时日的状貌；而今，山川不同季节的情景，庄稼地里一季又一季的出产，坝上坝周的春夏秋冬，也都在眼前一一闪现。

当年在村庄里，一定会沐浴于某一或某些当地的风俗民情之中，但只能是当时正发生的、正遇见的；现在，打红、开镰、撵山，放

纵
深

邬
邨
坝
物
语

烟火、玩龙灯、救月亮……不同季节、不同环境、不同节日的地方风情，都让你身临其境。

当年去到坝上坝周，会见到箐沟、怪石、山洞、暗流、白岩坪、骆垭口，会见到营盘、普明寺、瓦庙，但不一定能听到与它们相关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；而今，可以慢慢欣赏，可以细细品味。

当年去到邬邨坝，当然会遇见不少男女老少，但你不会遇到蛮娘、老炳婆、雷大爷，作者以小说形式虚构的这几个人物，其实并不虚，他们的善良、操守与企望，来自许许多多邬邨坝人，来自邬邨坝千百年文明的孕育。

《纵深》记录的不只是邬邨坝消失前的现实情景，还有丰厚独特的历史。

《纵深》以文学形式留下了邬邨坝的乡愁。

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今天，一个又一个“邬邨坝”的消失不可避免。有条件以文字或音像形式留下“邬邨坝”乡愁的人，努力打开“邬邨坝”历史纵深的窗口，是一种功德。有感于长斌的这份历史责任感，特写下以上文字。

2016年12月6日上午

毕于遵义西门沟百科居

曾祥铤 贵州省写作学会顾问、《遵义市志》顾问，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原会长、长征学学会会长。主要作品有《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》（上下册，80万字），《黔北20世纪文学史》（与人合作，40万字），主编《遵义市百科全书》《贵州酒文化百科全书》《遵义地名故事》《红军长征地名志》等。

序二

乡愁绵绵总无期

——读胡长斌新作《纵深》

石永言

长斌在写作上是勤奋的。我第一次接触他时，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遵义地区文学创作会上。他安静地坐在文学创作者中，似乎有些腼腆，又似乎没有听到过他发言，总是默默地在那儿听大伙儿高谈阔论。其言论，他可能有些儿赞成，有些儿不以为然。他总是静静地听着、听着。

后来，他通过地区文联主席李发模要我为他的一个集子《山原鸟》写一篇序言。本是不太了解的一个作者，但读了他的作品之后，便看见黔北山乡有一只鸟，欲展翅奋飞的状态。作者写出了人们不大了解的那个有些僻远的山原的种种。我也就不揣浅陋，执笔写了一段短短的文字。算作我与长斌的初识。

后来，他到了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，并担任办公室主任，鉴于我退休没事，也在该研究会里混，于是，与长斌打交道的机会便多了起来。进入研究会的十来年工夫，长斌出版了不少著作，大约有《风流乡村》《之巅》《泉石激韵》等。《风流乡村》《之巅》是长篇

纵深

鄢郢坝物语

小说,《泉石激韵》是评论集。2016年他还写了一部颂扬遵义的长诗,发表在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的《黔北史韵》上。长斌是个多面手,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评论文章、短诗、长诗都来。看来他是个执着于文学创作的人。

近读他发表在《黔北史韵》上的新作《纵深》,令我眼睛为之一亮。现在的出版物粗制滥造者多,以致收到的读物,能让我卒读的少了。一是人老了,没有工夫去读书。二是这些出版物,不能让我去卒读,翻一翻也就罢了。可是长斌的这部著作,竟让我花了几日时间,几乎是连续地将它读完。这在我晚年的读书记录上,可谓少有。说明它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,至少是吸引了我。

长斌出版的文学作品,大致我都读过,有的还不堪胜任勉为其难为其作过序如《雄风满山》。《纵深》这部作品,与他以往的作品一样,虽然都是写他的那片挚爱的乡土,但笔触深沉得多,开掘得深。长斌的这部作品,让他在文学创作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,有了一个突破,令人高兴。

随着作者的笔,我漫游在道真那个叫邬邨坝的乡土上,听到了不同凡响的“响子”;遭遇了“只有茶婆婆留在羊子岩箐口石板上的脚印至今依在。据说上坡下坎累了,用脚去比一比茶婆婆留下的小脚印,人就勇力倍增,一下子就翻上垭口了”的邬邨坝传奇人物茶婆婆。还目睹了邬邨坝上“打红”“开镰”“撵山”等地道的乡风民俗。当你置身邬邨坝上,经过“多处留存有石板铺就的驿道”,“站在云峰山梁与双河群乐山梁的交界处,两边山势兀立于云端,耳闻罡风而心旌摇荡。脚下是一跌十数里的陡坡,谷底是深不见底,似乎不见流动的三江河,对岸的正安东北山水尽收眼底,山山

水水荡向烟云缥缈的山原尽头……斯时矣，流汗随风而去，前途正在脚下，旅人将褡裢口袋往肩上一搭，往羊肠般的驿路斜斜地下行，尤甚于腾云驾雾……跨过架设在断崖之上的瓮溪桥，踏上三江峡谷，回望身后的筑巷垭口，也已淹没于云烟之中了。”读着长斌笔下郭邨坝里独特而雄险的风光，自然而然地令我想起贵州著名乡土作家蹇先艾先生在他的名篇《在贵州道上》里一段描写黔北娄山关风光的名句来：“踏入贵州的境界，触目的都是奇异的高峰：往往三个峰并峙，仿佛笔架，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，只能听见水在沟内哗哗地流，却望不见半点水的影子。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，恰好容得下一乘轿子通过。有的山路曲折得过于繁复了，远远听见大队驮马的过山铃在谷中响动，始终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何处……天常常酝酿着阴霾，山巅笼罩着一片一片瘴雾，被风袅袅地吹着，向四处散去……从坡脚遥望云端的山顶，行旅往来宛如在天际低回的小鸟，更没有想到自己也要作一度的登临。”

长斌笔下郭邨坝的山野风光，与蹇老笔下娄山的风光，何其相似乃尔！当然，长斌的描写，还不及蹇老的细致入微；对他故乡的观察，在用文学语言来描绘上，还不及蹇老的到位。但黔北作家对黔北山地风光的抒写，已经显示出一脉相承的端倪。无须深究长斌是否读过蹇老的《在贵州道上》，但他俩都观察到贵州山野风光的属性以及特点，同时用笔将其展示出来，供人欣赏。

当然，长斌写他故乡景物的篇什不仅限于《郭邨坝》，还有《玉溪河》《怪石》《秋荒》《箐沟》《营盘》《暗流》《洞见》《树殇》《骆垭口》《上坝场》《普明寺》《白岩坪》《瓦庙》等篇。他的笔，始终低回缱绻在郭邨坝种种风景上，用细腻的笔触，细致深入地描绘或刻画

着他故乡的一地一景一人一事,留住几十年甚或上百年的文化记忆。绵绵的乡愁,始终回荡在他钟情的笔端,向人们倾诉着已经过去了的故乡景物,故乡的民俗风情,故乡的那些人物。让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,永远不要消失在前进着的滚滚红尘里。所以说,长斌的这部关于故乡的散文长篇或长篇散文,在今天有其特殊的意义。今天的年轻人,大多不知道昨天是怎么样;而上了年纪的人,亦大多忘了过去的岁月,过去的风景。那么,这部作品,就告诉人们许许多多过去的事情,如《树殇》篇“山峦战栗,心灵亦在战栗。继疯狂的砍伐之后,人们又将自留山林的林木依次清除。譬如小河源头那一二十里长谷,就几乎见不到一棵树了”。这篇作品里,还写到四五岁时的作者以及作者的老祖母、老祖父在大炼钢铁时期如何竭尽全力护树的生动故事。为了大炼钢铁,终于将那株古老的白果树伐了。“白果树轰然倒地之际,祖父面色黯然,祖母潸然泪下。”

在《纵深》卷五《流年》篇里,邬邨坝里的民情风俗,展露无遗:《烟火架》《玩龙灯》《送瓜》《造屋史》《救月亮》,等等,将人们带进山乡几十年前有趣的生活之中,几多温馨。那时的人们,好像没有争斗,没有尔虞我诈,俨然过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的生活,真令人有点儿向往。而卷六之《场景》篇,则抒写邬邨坝里人们的生活内容,关于《煮酒》,关于《熬糖》,关于《过年》,关于《社火》,关于《乡人》,尽显生活中的场景甚或场景中的生活。在《乡人》篇里,作者刻画他老祖母的脚步,真是惟妙惟肖:“祖母的脚是小脚,五个脚趾扭曲变形,紧紧贴在一起,像一颗子弹形状。祖母穿的鞋分内垫和外鞋,多亏前人头脑发达,造出一个既生动又贴切的名词概括这种

鞋,叫作‘三寸金莲’,且将血淋淋的缠足装饰成美学意味!”

长斌以黔北邬邨坝为载体,对中国农村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进行了描述、跟踪、追忆与剖析。邬邨坝,不就是中国农村千百年来的一个缩影!邬邨坝的过去,邬邨坝的风景,邬邨坝的人物,邬邨坝的风俗民情,邬邨坝的传奇,邬邨坝的种种,不就是中国广袤农村的一角!这一角的种种,让人们窥探出中国农村早已被人们遗忘的过去。《纵深》可贵之处,在于通过长斌的开掘,在他笔下留下中国农村以邬邨坝为代表的许许多多的文化记忆、文化情怀,也就是当下人们常说的一句话:记住乡愁。但在长斌娓娓的叙述里,他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对昔日的缅怀上。在对邬邨坝历史纵深的开掘下,他还在一些篇章里,对邬邨坝的今日,作了自然的连续,对所书写的一些地方、一些场景,今日的变化状态,作了应有的交代。这样,历史便没有断层,便没有割裂,而得到很好的延续与发展。如在他的《树殇》结尾之处有这么一段文字:“现在邬邨坝山林地带正在恢复。在喀斯特地带,荒草荒坡远不如密林对水源的涵养。再过二三十年,邬邨坝山水充满生机之后,美哉邬邨坝,或许就会实至名归!”

在《洞见》篇里,作者也有一段文字:“岁月沧桑,人事代谢。邬邨坝从乡村牧歌演绎为城镇化进行曲。生活节奏加快,旅人行色匆匆。在下身在闹市,偶尔忆及年少时节踏访大狮堡洞的阅历,忠财的高声大气,火把的忽暗忽明,我漫无目标的走动,都可以视为对山洞的打扰。当然,有山就有洞,这是我们的生活背景。山有许多秘密藏在洞中,洞有许多秘密藏在幽深处。山最幽深的地方是洞穴,人最幽深的地方是心壁。”

纵深

邬邨坝物语

长斌的新作《纵深——邬邨坝物语》，不就是打开黔北山乡深藏在秘密山洞里的一段很好的文化记忆么！让回荡在人们最幽深的心壁上的这些乡愁，在今日的邬邨坝上隐隐闪现。同时，我也看见黔北山原上的一只鸟，在它理想的天空，搏击奋飞。

2017年1月18日

田兴咏 笔名石永言，当代著名作家。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主要作品有：《遵义会议纪实》《草地惊变》《延安春秋》（即“长征三部曲”）、《战争绝唱》《贺子珍与毛泽东》《遵义1935》等，另有反映遵义历史人文的散文类作品多部，主编长征文化史料多部。其《遵义会议纪实》入列“贵州20世纪优秀作品”，电视剧《遵义会议》获国家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，“长征三部曲”及《战争绝唱》入选“中国共产党党建百科全书”第八卷“红色经典”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一 001

序 二 003

卷一 动感

响 子 002

茶婆婆 005

打 红 009

开 镰 013

撵 山 016

卷二 视角

郛郛坝 022

玉溪河 029

怪 石 034

秋 荒 038

声 音 042

卷三 层次

箐 沟 048

营 盘 053

暗 流 058

洞 见 063

树 殇 068

卷四 进深

骆垭口 074

上坝场 079

普明寺 084

白岩坪 090

纵
深

郛郛坝物语

瓦 庙 093

卷五 流年

烟火架 098

玩龙灯 102

送 瓜 106

造屋史 110

救月亮 115

卷六 场景

煮 酒 120

熬 糖 126

过 年 130

社 火 136

乡 人 139

卷七 里谣

驿 站 144

峡 谷 152

路 口 163

沃 野 173

骏 马 182

卷八 虚构

萨 满 192

蛮 娘 201

老炳婆 2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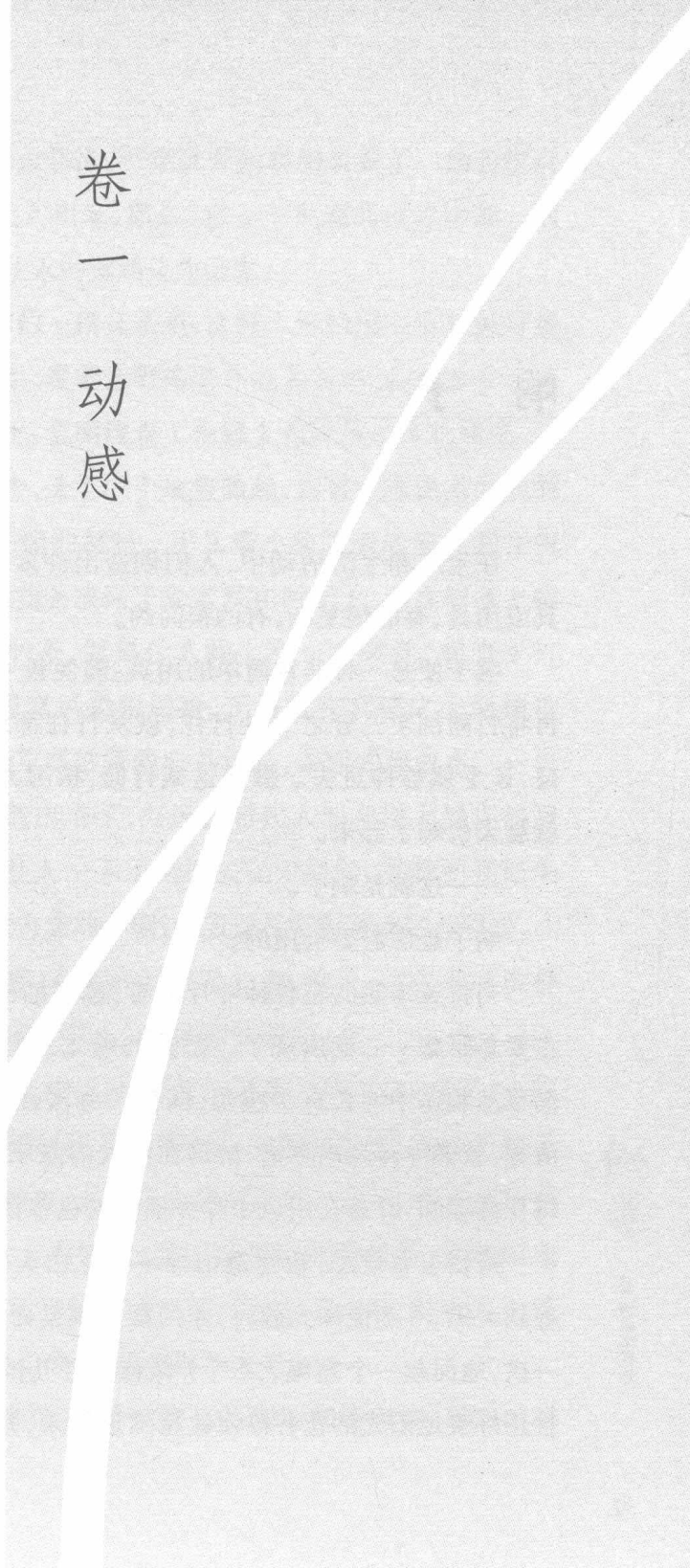
轱 闻 224

野 水 228

后 记 232

附 录 237

卷一 动感



响 子

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,人们创造出许多工具或用具。这些工具或用具,有的很复杂,有的很简约。

响子便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用具:随便裁一截质地坚硬的斑竹,再将竹筒剖至三分之二处打住,就从打住那地方抠一个对穿的窟窿,让手能够伸进去。握住这截竹筒,稍用力,剖开的两片竹片儿就震天价响了起来。

——这就是响子。

响子是撵赶野兽用的。

当将黄未熟的苞谷林叶片尚青,苞谷抽穗灌浆之际,野物——主要是野猪——就出现了。野猪的嗅觉非常灵敏,它在幽深峡谷的草丛刺蓬中伸长鼻子嗅嗅,闻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苞谷灌浆的清香,就懒洋洋爬出草窝,游荡在没人的深草丛,潜行到枫林边沿,蹲在林隙间,盯着在山风中哗哗摇动的苞谷林……

野物也有禁忌,它知道山神不让它白天任性。它只有耐心地等到天黑,等到夜深人静时,才凶猛地跳梁而出,蹿进苞谷林,长嘴一拱,地面起一个窟窿,二三十棵苞谷秆儿倒下了,挂在苞谷秆上且正好吸足阳光的苞谷棒便让猪嘴逼拢来,张开獠牙大口,三扯两

扯,露出了嫩如水泡的苞谷米,野猪就开始享用美餐了。倘若没有什么东西恫吓野猪,让其胡来,那么,它一个夜晚就可以拱翻一面坡,破坏二三亩苞谷,让人的劳动化为泡影。

于是,在收获之前的一段日子里,庄稼人开始用心思对付野猪了。农人来到丛林边沿,看着让野猪毁坏的苞谷林,心里非常不好受。他白天徘徊在山上,全面检查了山坡上苞谷林的生长状况,就在最好的一片苞谷林中,选了一个地势隆起,且有一两棵高大的桐子树的地方,准备搭茅棚的材料。用几根小碗粗细的树条搁在树丫,且将树条两端用竹篾条或绳子紧紧系在树干上,再在树条上搁上二三平米的木板或竹条,算是让人晚上有一个睡觉(相当于打盹)的地方。还得想想遮风避雨的事,于是就在窝铺之上斜挂竹竿,再在竹竿上缠上茅草或枯黄的苞谷秆儿,盖成四面流水。一个搭在树上的茅棚就制造出来了,与远古时代人们在树上居住的窝巢别无二致。但这不是人一下子倒回去亿万斯年,重新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,而是借此古老的茅棚,保卫这片就要黄熟的苞谷林。

在这样的深山野箐,在孤寂的漫漫长夜,响子,这在平时谁都不在意的东西,此时此刻,成了人最亲密的朋友。

也许可以这样理解,响子,其实传达的是人的声音(意愿)。这个声音对野物说,野猪啊,你就随便吃几个嫩苞谷吧,你填了肚子就滚蛋吧!但你不可胡来,去作践大片苞谷林。之后,响子又与苞谷热烈地交谈起来:专心黄熟吧,我至亲至爱的苞谷呀,你放胆地灌浆,放心地饱满吧,我守候着哪!还对古老的山林,对地老天荒的夜晚说,让我们相安无事、相依相伴下去吧……

人在心中愈说愈动情,响子就愈是热烈地张扬声响,与四山相